

—巴黎文丛—
阎纯德 主编

巴黎意，
故乡情

岑咏芳等 著

J'ai deux amours, Paris et mon pays

大象出版社

——
巴黎文丛

——
阎纯德 主编

巴黎意,故乡情

J'ai deux amours, Paris et mon pays

岑咏芳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意,故乡情/岑咏芳等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4.1

(巴黎文丛/阎纯德主编)

ISBN 978-7-5347-6173-7

I. ①巴… II. ①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833 号

巴黎文丛

巴黎意,故乡情

阎纯德 主编

岑咏芳等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邓艳谊
责任校对 毛 路 张迎娟 马 宁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法兰西的诱惑

——序“巴黎文丛”

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法兰西的诱惑堪称世界第一。在文化人的眼里,其诱惑除了历史上那位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和镇压反动势力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颁布《法国民法典》、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拿破仑,以及领导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法兰西的魅力更在于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编织的由“陈年旧事”组成的灿烂的文化风景。

中法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艺复兴中后期,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遂兴起“中国热”。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理解与友情之后,汉学作为文化形态开始影响西方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同时,法国在历史、文学、艺术与科学诸多领域,也成为中国人最为追慕的国度。

“巴黎文丛”诞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是有意而为,也是无意巧合。1993 年我开始在学海“游泳”,当游到蓝色海岸时,惊异地发现法国汉学的风光特别璀璨,遂勾起我对当年在法国执教时许多往事的回忆。20 年来,我一直想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将历史上那些中国学者和作家借助文学所再现的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情的著作钩沉出来,一展密切的中法文化关系。我想到陈季同及其之后的敬隐渔、曾钟鸣、盛成、梁宗岱、袁昌英、陈学昭、冯沅君、陆侃如、苏雪林、戴望舒、闻家驊、傅雷、郭麟阁、齐香、罗大冈、李治华、张若名、王道乾等,也想到活跃于法国文坛的程抱一、张宁静、卢岚、桔子、萧良、黄育顺、吕大明、蓬草、绿骑士、黄晓敏、山飒、戴思杰等作家,还有著名学者柳鸣九、郑克鲁、沈大力、董纯、李

玉民、袁树仁、钱林森、孟华、郭宏安、余中先、金丝燕等。他们大多两栖于文化与文学之间，都在为两国的文化精神“立传”，是一直忙碌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可敬的架桥人和摆渡者。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在筹划“法国汉学研究专辑”之《汉学研究》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诞生了编辑出版“巴黎文丛”这个创意。在熙熙攘攘来往于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学者和作家中，不少人都是一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和作家，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法文化长河两岸的景观日益赏心悦目。

“巴黎文丛”很像一次关于法兰西的文学笔会。与会者所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柳鸣九的《塞纳河之灵》、沈大力的《法兰西风云录》、董纯的《巴黎镜花缘》、李玉民的《法兰西之吻》、白乐桑的《我的“七〇”印迹》、郑园园的《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吕大明的《生命的衣裳》、蓬草的《七色鸟》、绿骑士的《花都调色板》、黄晓敏的《波光掠影法兰西》、岑咏芳等的《巴黎意，故乡情》和阎纯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作者基本都通晓中法两种语言，深谙中法两种文化，多是神奇的“画师”，他们自拟文题，用其或朴实或高雅的笔墨，从不同的视角，既形似又神似地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的法兰西精魂。

“巴黎文丛”中只有《我的“七〇”印迹》的作者是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写自己留学中国的生活，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被前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先生称为是具有开拓性的好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在书中，作者“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

读“巴黎文丛”很像乘坐旅游车观光，既可在时光隧道里读历史，又可在纷纭社会中看到现实。总之，“巴黎文丛”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法兰西的魅力与诱惑，同时也是对法兰西精神的记录与诠释。

阎纯德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序

这一本合集,是巴黎一群女友的友谊成果。这群女友,大部分来自中国南北,其中有早已认识多年的,也有因介绍而新加入的。我们走到一起,主要因为志趣相投,彼此关爱。开始时,为了方便,我们曾用过“女友会”来作为通知聚集的名义。事实上,这完全不是一个“会社”:由于我们的交往没有规章的限制、条文的约束,所以气氛是从容活泼、自由开放的。

这个“女友会”虽然不是一个有形式的“会社”(容我在此借用一下),可是它的出现,却有着一段历史因缘;它的“成立”,亦曾怀有一份理想。我们的两位好友温晋仪^①与邝庆欢^②,便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事情要追溯到1989年底至1990年初,研究近代女性文学的晋仪与研究王昭君并旁及古代女性命运的庆欢,有感于女子在过去社会上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待遇无处申诉,现代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虽然已有所改善并且大为提高但并未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亦非表示不再需要别人的关怀。在巴黎,我们这群相熟的女友,基本上来自同一文化区,如果能定时聚会、聊聊天,既可交流生活上的经验与心得,又可分担彼此的忧虑与失落,这不是很有意义吗?于是第一次聚会遂应运而生:

① 温晋仪(1939—1995),生于香港。196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1969年获法国奖学金,就读巴黎大学。1985年以《两个革命间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论文获博士学位。发表译作有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法译)、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érité*)(中译)等。

② 邝庆欢(1944—1990),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之后赴法国深造,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其论文《王昭君研究》;1988年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古代女性的命运。其书法造诣很高,作品曾多次展览,深获好评。

春寒料峭的一个星期天,七八个人聚在马渝芳家,记得当时到会的还有汪立颖、毛翠英等,各人敞开心扉,倾心交谈,这是一个愉快的开始。

没想到,一个荒谬、教人无法接受的事实传来——我们痛失庆欢。时为1990年7月1日,庆欢走了,我们更觉得需要彼此扶持。此后,继续以晋仪为首,每月或双月开茶会一次,由女友轮流做东道主,每人象征性凑五法郎(当时还是用法郎)。但作为东道主的那一位,每每花尽心思,做出丰盛的美食,让女友们大饱口福;然后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兴尽而返。慢慢地,旧遇新知,加入的女友越来越多,层面也越来越广,并且每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都能独树一帜,各领风骚。

1995年的6月3日,我们又失去了晋仪。晋仪沉疴的那段日子,女友们送汤送菜,背后是一份份浓厚的情谊,这精神到今天仍传递着。

渐渐地,我们的聚会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讲座、读书会、电影座谈、诗歌朗诵……好多个星期六,大家聚在巴黎第六区的社会科学院的讲堂,聆听女友们主讲“明末才女柳如是”、“广东女词人冼玉清”、“云想衣裳花想容——东西方女性时装的面面观”、“梯田与扎染——云南之旅的回顾”等。讲座完毕,大伙儿常到附近的饭馆,一面吃北京饺子,一面继续未讨论完的话题。读书会、诗歌朗诵会,就在塞纳河畔不远的一栋古老大屋里,我们读了整本王



大家一起读《蒹葭》……



北京的许明龙老师来巴黎,请他为我们讲述《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一书的写作过程

国维的《人间词话》，选读了《诗经》的“国风”部分、泰戈尔的诗作、法国诗人蓝波的《醉舟》。大家陶醉在清词丽句中，什么是赋、比、兴，什么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兴致勃勃，不亦乐乎。我们也曾朗诵女友的诗作，譬如阿翁的《光黄莽》、绿骑士的《茶曲》等。

此外，大家还发起合作做自己的书，刊登自己的文章；甚至建立我们的网站——巴黎梧桐人^①，把我们的习作、钟爱的人事景物，放在里面，织造一个我们美丽的小天地。



在《他乡说故乡》的筹备会议上

如今，《记得当时年纪小》、《客从东方来》和《他乡说故乡》这三本小书，便是我们友情不断的见证，是彼此缘分的交会，现在合成一册，以“巴黎意，故乡情”为总题目，收入“巴黎文丛”内，并将与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想晋仪与庆欢一定乐见此事。谨以此书纪念我们这两位挚友。

这三本小书原各有一序，今次没有收入文集。现借当中一段描述，作为这篇序的总结：

《记得当时年纪小》描绘的童年岁月，如初从泥土中探出头来的小树，每个苞芽都充满未来，是生命的前奏章。《客从东方来》叙述初到法国的遭遇与感怀，是人生旅途上一个重要的转换站，充满闯扩新天地的挑战、惊喜或忧困，如波澜起伏的奏鸣。《他乡说故乡》则是久居外地的异乡人，刻画对故乡的感情。在外国走过长长的时光旅途，故乡已很远，却又近在心底。回忆与盼望重叠，交织成既深沉又缤纷的回旋歌。

岑咏芳

2013年12月写于巴黎

^① “巴黎梧桐人”网址：<http://paulowniap.free.fr/index.htm>。

目 录

001……………序

客从东方来

- 002……………到法国行脚去/岑咏芳
- 005……………几朵浪花,几轮涟漪/马渝芳
- 008……………花都奇遇/马 莎
- 012……………我学会了欣赏/马静仪
- 014……………花都惊艳/刘楚华
- 016……………桃花处处可依旧/吕静仪
- 018……………1968 年余响/汪立颖
- 021……………人生际遇天知晓/吴慧玲
- 023……………一出戏·一条河·一个人/郑玉岚
- 025……………睡着了/周效恒
- 027……………展翅飞腾/张晓芬
- 029……………三十年了/侯 丹
- 031……………初抵巴黎服药记/赵惠儿
- 034……………捧着金鱼到巴黎/桂丽娜
- 037……………修道院的黄水仙/高 洁
- 040……………再见萤火虫/郭敏贞

- 042.....人不巴黎枉少年/绿骑士
045.....初到巴黎/琨 妮
049.....难忘的时刻/谢茱莉
052.....拉丁区·黑咖啡·青春岁月/黄秀华
055.....巴黎是蓝色的/黄爱梅
057.....先访圣母院/谭剑凌
059.....旁观当时梦/蔡美英
062.....我的人生交叉点/刘贵生
065.....巴黎疯子/李文谦
069.....五法郎一杯咖啡的日子/黄 进
071.....墙外行人/黄奇智
073.....同班同学/黎家岳
076.....流浪者的踪影/游顺钊

他乡说故乡

- 081.....母亲的乡音、乡情/马渝芳
085.....遗情梦叠/马 莎
087.....家乡何处? /刘楚华
090.....故乡与故居/汪立颖
096.....半页家书/岑咏芳
099.....故乡梦话/陈旦生
103.....那年代/侯 丹
105.....故乡记事二则/周效恒
107.....狮子山下之彩虹村/赵惠儿
110.....乡人的围棋/桂丽娜
111.....紫荆片语/绿骑士
114.....劫后还乡/谢茱莉
117.....乡情/黄妙红
119.....原乡/黄爱梅
122.....中山白庙村/谭剑凌

- 124·····木棉和妈妈的面线汤/蔡美英
 127·····家乡与旧照/李文谦
 129·····乡忧/张福敏
 132·····那一年/黄 进
 134·····三度回乡/黎家岳

记得当时年纪小

- 139·····点名/马 莎
 141·····山溪果园/卢 岚
 143·····试将童年拆开看/岑咏芳
 145·····小孩眼里的世界/陈旦生
 149·····童年的“游荡”/张惠琼
 151·····童年一二事/侯 丹
 153·····童香时时入梦来/高 洁
 155·····美丽的小站/绿骑士
 157·····我的小故事/琨 妮
 161·····童年的记忆/谢茱莉
 165·····第一个蝴蝶结/黄秀华
 167·····我走过的日子/黄爱梅
 170·····鸡蛋·荔枝····/谭剑凌
 171·····童年的回忆/蔡美英
 174·····她给我留下的童年片段/游顺钊

 177·····后记

客从东方来

到法国行脚去

岑咏芳

“行脚”一词,本指和尚云游四海,到处化缘。我喜其随缘潇洒,故借以为题。事实上,当年读了一点佛学,曾梦想过到印度行脚。后来偶然获得一机会到巴黎,我就把这心愿改往法国去。

已经是25年前的事。1980年9月底我到达巴黎,同期来的还有一位外号叫“牛仔”的研究所同学,他迟我两天出发。不知是否游子心态,这一年入秋,总觉得风高天急,特别萧瑟。我们一抵达,便忙着找房子、到学校注册和申请居留证等事宜。由于当时法文的听讲能力甚差,又不习惯法国人的处事作风,所以常常碰钉子。后来我们学会了苦中寻乐,给那些刁难的人——一起“花名”,譬如巴黎七大的注册秘书,就叫她“一旧云”(意即糊里糊涂);CROUS^①负责办理留学生奖学金的两名女职员,则一个是“萌姜”(意即臭脾气,不耐烦),一个是“木口木面”。我们又肆无忌惮,互相以广东话呼其诨号,不管那人就在旁边,真有点得意忘形了。

位于巴黎第五区的CROUS常为留学生举办很多活动。记得开学不久,大约是11月的中旬,我们报名参加了“巴黎家宴”,是免费招待的,饭后还有乘船游塞纳河的节日。每个家庭接待两位学生,我和牛仔被安排到一位单亲妈妈的家。女主人很年轻,温婉斯文;她的女儿十来岁,一头金黄长发束成马尾。我们看见屋内周围摆放了许多大小不一、姿态各异的马模型、马玩具,还有马海报,原来女孩是一名马痴。她还模仿马嘶叫,又做着不同的骑马姿势,我和牛仔被这小姑娘的纯真可爱逗得乐极了。女主人准备了几道法国菜,因为她的随和,我们也就不客气,一下

^① CROUS 是 Centre Régional des Oeuvres Universitaires et Scolaires de Paris 的缩写,即巴黎的学生中心总部。

子便宾至如归了。一面品尝,一面搜索我们有限的法语:entrée 是头盘,viande 是肉,légume 是蔬菜,baguette 是棍面包,fromage 是乳酪……

乘船游河的时间到了,母女俩送我们到码头,那儿已挤满了人,都跟我们一样,是参加完“巴黎家宴”而来的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只见靠岸等待的那艘船,偌大的船身发着绿色的光,后来才知道它有个不相称的名字——苍蝇船。我们随着人潮登上甲板,船 10 时半准时开行。这是我第一次乘船游塞纳河,无比兴奋。众人走上船舱,我挤到靠近船头的位置,于是两岸景色尽收眼底。晚来寒气侵人,但见月华如水,满河霜雾,巴黎的夜显得更为神秘。当船驶近圣母院,明耀的射灯亮如白昼,打向这座庄严的教堂,刷出了柔和纯净的象牙白;塔宇雕梁,剔透玲珑,圣洁得我还以为闯入了天界。那筑在岸边的一堵高墙,垂下一帘阔叶,已转成秋色,深红浅黄,与这澄白相照,美得可以。

是夜,这情景再一次浮进我的梦里。

十二月中旬,我入住大学城宿舍。先我一年来巴黎的明媚,约我周末到法国东南部 Grenoble(格勒诺布尔)的阿尔卑斯山。她的一位干旅游业的朋友 Jacques 在山上买了一座房子,准备出租度假滑雪用。他找人帮忙髹墙,三个工作日,报酬是供食住及交通。我一口答应。星期四晚上 10 时,Jacques 开着他的小轿车,加上他的女秘书古小姐,一行四人往目的地出发。沿途山路曲折险隘,车子颠簸而上,几次临崖,好不惊心。抵达的时候,天仍未破晓,唯见堆在山坡、屋顶和大地上的雪闪着清光。一踏出车门,刮人的寒气迎面袭来,我们赶忙走进屋内。哇!里面如冰窟一般,更为阴冷。原来房子还不曾安装暖气,且空空如也,无床、无台、无凳、无水、无电。后来我们究竟睡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熬过了三昼夜,如谜一般,现在都已想不起来了。不过,当时年轻,一切又这样新鲜,睡哪儿、吃什么毫不在乎。还记得,翌日下午,明媚和我抛下手中的油漆工具,不管一切,溜到远远的山坡去。外面是晴朗的天,阳光照在雪上,晶亮皴白,把我俩的脸映得光彩透明。我是第一次走进雪的世界,它是如此静谧。我们一面踢着雪,一面互诉那些笑弯了腰的趣事。天地空明,只有我们的笑声在山间回响。

星期日,回到大学城宿舍,已经是深夜,巴黎正下着滂沱大雨。我三天三夜没有漱口洗面冲凉,拖着一身的冷与疲乏回来,但心中充满了诡异与兴奋。

翌年暑假还未开始,便到机场为明媚送行;秋天将临的时候,则接来了文娴。文娴初抵法国的时候,偶然在邮局门外认识了 Odette(欧黛德),一位年过七十的法国太太。因为文娴的介绍,我和牛仔也跟 Odette 稔熟了。她在去世

前，一直热心地帮大家修改论文，待我们一如子女。

Odette 皮肤细白，鼻梁上架着满是圈圈的眼镜。她曾任高中法文老师四十余年，从未结过婚，大半生以学校为家，以学生为儿女。每次探望她，她必精心安排美食糕点，配上瓷碟银叉。所选餐巾纸的图案与颜色，必与当日所穿的衣裳相配。她的家，一椅一桌，背后都有着动听的故事。

有一次，好奇心驱使我和文娴大胆地向她打听罗曼史。她约我们改天再来。那天，她特意穿了一袭晚装，是一条湖水绿色的及膝长裙，上印浅红深蓝的碎花，光彩得像一只飞翔在林中的绿鸟。Odette 身材高大，开始转成银白的头发剪成及耳的“夏萍”装^①，与白里透红的皮肤相映，刚强中有着一股从生命自足而来的自负。

她为我们杯中添茶，在每人的小瓷碟上摆满糕点，我们耐心地等候她讲述故事。大约在二十岁的时候，她静静地说，她确曾有过一情人，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恋爱。虽然未有山盟海誓，但彼此心中相许。这人叫 Bernard（班荷纳），是一个聪明勤奋的青年，出身于富裕而有名望的家庭。但不久战争爆发，他毅然加入了反纳粹的组织，结果被德军捕获，死于灰烬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Odette 淡淡说来，这段前尘往事，乱世情缘，似乎与她已漠不相关，但我们都听得入神了，仿佛战火、烽烟就在眼前……

步出 Odette 的家门，植满梧桐树的大道已亮起街灯。我们疾步赶回自己的小楼顶房，明天还有早课呢！

牛仔、明媚和文娴都已回国，今更相隔南北西东。回想昔日，大家一起在研究所的圆亭谈天论道，之后又有机会共聚巴黎，度过一段柴米油盐、彼此关照的日子。而待我们如子女的 Odette，在她拉萨斯神甫坟地的墓碑旁，那棵本幼小的樱桃树不觉间已随岁月渐粗壮。最初抱着“行脚”的心态来法国的我，谁料脚底浮云，竟化缘后落地生根了。

岑咏芳

出生于中国南方，香港长大。1976年毕业于新亚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到法国深造，随后定居巴黎。现任职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

^① 是 Audrey Hepburn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剪的发型，当时及 10 多年后在香港很流行，称为“夏萍”装。

几朵浪花，几轮涟漪

马渝芳

因由

厌倦了教学生涯，赶不上港人的生活节奏，忧心小岛因人口日益稠密而陆沉，离港之念，遂萌于心。身在课堂，却不时眺望窗外蓝天。每见离港飞机直冲云霄，己心亦随之飘荡，默念道：“载我离去，载我离去。”

某日，偶读故事一则：

时值春光明媚，草嫩花娇之季。一教授正于讲坛授课，忽闻窗外布谷声，乃掷粉笔于地，语诸生曰：“甚歉！吾几忘却与大自然之约矣。”遂置笔记、书本于不顾，径自飘然而去。

读罢，我去意愈坚，甚而誓言：“但能离此弹丸之地，虽非洲亦不辞。”

出洋

几经波折、峰回路转，我终于“出洋”。然此去非向往已久之美加，亦非信口开河之非洲，反是梦中亦未曾前往之法国。

我本渴望寻得一方不染凡尘之净土，却偏为命运牵引至一个以醇酒、美女、香水著称之国度，栖身于此璀璨绚丽之花都。缘乎？！

人是法国好

法国人素以“傲慢”著称，可我刚抵巴黎最常听到的却是“您好”“谢谢”“对不起”。鲜见搭客争相上车、占座位。若有事求助警察，一声“警察先生”，

对方即刻向你立正敬礼。公共场合,遑论喧哗,连吵架亦都轻声慢语。法国女人之妩媚娇俏、风情万种,更令人倾倒。因而于家书或致朋友信内,我常对法国人大加赞赏,并把其誉为全球最优秀民族。然随留法时日渐长,方领悟“到处杨梅一样花”。

某日,与友人漫步公园。迎面擦身而过之大狼狗,忽而出其不意回转身,朝我等猛吠。主人喝令无效,两旁游人亦投以诧异眼光。狗主人面呈窘色,悻然道:“它不懂你们语言,因而抗议。”

“排斥非我族类”,原是动物天性。有道是“狗眼看人低”。法国狗亦狗,概莫能外,我们当不以为怪。

月是法国圆

向前推三十余载,巴黎华人商店寥寥无几,月饼更无处可觅。犹记那年中秋,我约邀数位同住大学城宿舍的朋友,各携一道在房间内以小煤气炉烧成之“中西合璧”菜肴,同往另一同学家聚餐。主人特购法式甜饼权充月饼,红酒一瓶且当花雕。几位天涯游子于异国他乡共度传统佳节。

餐后,余兴未尽。回馆舍途中,我特意兜了个圈,穿越树影婆娑、枝丫交错之小径,来至中央行政楼后边大草坪赏月。但见一轮皓月独悬夜空,浑圆皎洁、肃穆庄严。霎时,我情不自禁屈膝跪拜。想来,此举固非因印证“月是外国圆”而感动,亦非因明月牵起思乡情怀……应是对神圣宇宙的一种至崇高的礼拜。

同胞爱

赖朋友之助,抵法不久我便入住大学城“日本馆”。每日早出晚归,与馆中日本及其他外国学生虽无交往,但也相安无事。

一日下午,忽闻叩门声。门甫开,即见五名亚洲学生立于门外。为首一名自我介绍曰:“我姓×,住××馆,我们均来自台湾。”

长期受殖民地教育,我一贯视政治为大忌;疑他们此来或为“拉拢”、“游说”、“统战”。惶恐之下,急乎乎以广东话应道:“我是香港人,不懂普通话。”岂料他们相互会心一笑,左顾右盼后,见走廊两端阒无一人,便一拥而入,并随手将房门关上。